

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2012 年

李敬泽 ◎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2012年

李敬泽◎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2年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 李敬泽主编.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500-0455-9

I. ①2…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4009号

2012年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李敬泽 主编

责任编辑	姚雪雪 胡青松
美术编辑	方 方
制 作	马 赟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2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455-9
定 价	35.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2—1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4736 邮编 3300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邓一光 你可以让百合生长 1-①

乔 叶 扇子的故事 62-①

蒋 峰 六十号信箱 92-①

李 亚 武人列传 163-①

纳兰妙殊 荔 荔 221-①

张 翎 夏 天 289-①

你可以让百合生长

邓一光

一

我把美达揍了。本来不该揍，但揍了。

我们约好放学的时候和周星驰说话。不是香港的周星驰，是高三（一）班的一个男生，学校足球队的左边锋，长得不是一般的帅。他是依顿公学锁定的目标。也许相反，依顿公学是他锁定的目标。反正他挺棒的，书包里至少装了三个国际中学生理科竞赛的奖章，至于各种才艺证书什么的，估计他拿过不少，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在乎，都给他家那个著名高尚小区的小弟弟们叠纸飞机了。

我们打算对他下手。我是说，我，美达和朱星儿，我们仨。但美达破坏了计划。

我们在农林路拦住了他。他骑一辆六成新的“三枪”牌自行车，优雅地弓着箭鱼一般挺拔的身子，沿着阳光如洒的马路过来。我们都闭上了眼睛，我和朱星儿。这是规矩，帅哥过来的时候你得闭上眼。你可以把它当做某种仪式，也可以看成是紧张。有时候我会嚷嚷，谁给我可乐，我太激动了，快不行了！

但这一次，我没有机会嚷。

在我和朱星儿闭上眼睛的时候，美达离开了我们。这个可耻的叛徒，她朝周星驰冲了过去。我不知道这中间她是不是摔了一跤，或者像风暴过后的帝企鹅一样，在阳光的照耀下张开傻乎乎的大嘴颤抖。反正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呆呆地站在马路边上，被凤凰木漏下的阳光切割得零碎一片，像个刚做完大脑切除手术的白痴；而我们共同心仪的王子，却连影子都见不到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们已经知道了，我把吃独食的菜花妹揍了。下次她再这样我还揍，揍得她不敢见阳光。我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拿我当女头领看待。我也不在乎人们用手机下载的那些歌是不是每三首就有一首是由她妈控股的那家著名上市公司提供的。难怪难听。

我得承认，我不是一个好女生。你也可以说我不是女生。没有人把我当成女生。连最有同情心的男生都不会把我当做女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像躲避放射性元素一样躲着我，剩下几个有胆量的，他们拍着我的肩膀管我叫“嘿”。我和学校里的每一个男生刺儿头都打过架。我们互相把对方揍一顿，或者我被他们当中的谁把脸打开花，但通常最后赢的总是我。相信我，如果你被人揍倒了六十次，还能从地上爬起来，随时在他经过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直视他的眼睛冲过去，最终出局的肯定不是你。其实我比男生干得出色，除了不能和他们一起站着撒尿，他们干的那些事我全都能干。因为这个，还因为别的，学校里所有的老师都在校长面前告过我的状。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可我有什么办法？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糟糕的我不是我的错。

现在有一道题，请回答。

一个十四岁的女生，她有一个不断复吸因此老在去戒毒所路上的父亲，一个总在鼓励自己日复一日说大话却缺乏基本生存技能因此不断丢掉工作的母亲，还有一个每天提出一百个天才问题却找不到卫生间因此总是拉在裤子上的智障哥哥，她该怎么办？

就是说——爸爸，一个让你怀疑做人有多么糟糕的人；妈妈，一个让你整

天紧张兮兮的人；哥哥，一个让你觉得生活是多么无趣的人。想想这样的事情吧。

我就是这个女生。

我是深圳百合中学的一名特殊学生。作为外来务工特困家庭的子女，我在百合中学免费享受义务教育，同时协助学校的校工做一些杂活儿。你可以叫我学生，也可以叫我打工妹，随便。这是社区那些好心的大妈们干的。她们有本事组成庞大的亲友团，为我寻找一个又一个学校，把我像珍贵的熊猫似的骄傲地推荐给人们，并且把任何企图躲避的人逼到社会伦理的墙角里。事情就是这样，好事全让我碰上了，我得认。

我当然有自己的爱好。你也可以说是热爱。这有什么区别？我喜欢唱歌。但我不想像学校百合合唱团那些得意洋洋的小鸟们一样，每天在交掉作业之后不要脸地飞进练声房张开嫩黄的小嘴喊上一个小时。就算在这所二吊子“高富帅”和“白富美”聚集的名校，我是唯一白领课本不交钱的特殊学生，我也不想拥有这种白捡的机会。

我想做一名歌手。我是说，那种不需要和别的什么人乱糟糟挤在一起宣泄青春的歌队成员，而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央，独自歌唱的歌手。

二

我就是这么认识左渐将的。他是百合合唱团的指挥，著名音乐人，我的偶像。我注意他很久了。我很少这么关注一个人。我的耐心有限。我对付不了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属于我，我干吗要关心它？但有的事情你必须要有耐心，比如对左渐将，他的出身正好和我有相像之处。关于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他本人，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你就是那个乌鸡变凤凰的例子，对吧？”

第一次站在左渐将面前的时候，我这么对他说。合唱团的小鸟们正矜持地

从指挥办公室门外鱼贯而过，去练声室。朱星儿的娃娃脸在门口晃悠一下，消失了。我的注意力全在左渐将那张消瘦的脸上，没有留意朱星儿是否对我竖起小拇指，给我发来一个NO的警告。学校活动大楼另一头的乐团里，一支圆号在暗自抽搭。我应该感谢班主任黄莺的努力推荐，否则我根本没有可能踏进合唱团的指挥办公室，但我可不想一开始就让谁拿住。

左渐将坐在乱糟糟铺满了歌谱的办公桌前，费力地佝着背，吃着一片毫无姿色的隔夜面包。我去，他的样子可真是太老太弱了。他有多大年纪？他可一点儿也不像三十七岁零八个月又二十一天的男人。我敢保证，如果没有超过一百遍地研究过他的资料，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活体时，我会拿他当一个随时需要关照的老人。

可是，在听过我的发声之后，你猜他怎么说？“很遗憾，你没有唱歌的天赋。你的声带没有打开。你多大？十四？看来打不开了。让我们想想，你还有别的什么兴趣？你为什么不去生物兴趣小组？”

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一点客气也没有。这个结果我早知道，用不着他告诉我。不是知道声带这玩意儿，是知道“打开”。满校园的女生和男生都是花骨朵，都在打开或者已经打开了，可我除了打架斗殴、打碎教学用具、打扰同学做作业、打破校纪校规，还没有打过别的什么东西。我这朵蓓蕾没法打开，打不开，情况就是这样。但这个结果还是激怒了我。

“亲，我觉得吧，咱俩都是特殊人物，应该团结一致。”我又开双腿，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再说，你也不是正式老师。交响乐团什么时候把你开除的？我琢了个磨，你也不光是打开的高手，也有让人踢出场的时候。”

他停下吃面包，回过头来看了看我。不是看一下就把视线收走的那种看，而是坐正了身子，目光集中在我的脸上，全神贯注，认真地看。为这个，他把手中剩下的半块面包放下，好像不那样，他就没法看清我似的。我必须承认，虽然老相，他那张消瘦的脸挺有特点，可怜的周星驰没法和这样苦难的脸比经历。还有，我发誓我能听到他那颗脆弱的心脏在轻轻呻吟。他不就是因为这个

才离开交响乐团的吗？

“你从哪儿听说的？”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不信你问兰大宝。”

“谁是兰大宝？”

“我哥哥。顺便说一句，他是智障。”

他看着我，有一阵没有说话。我当然也没有。我觉得他在倾听大楼对面的那支圆号。他肯定在想，那个执著的高一年级的圆号手怎么会把音准走偏到东部华侨城去的，难道那里有勃拉姆斯的《学院典礼序曲》在等着他？但看上去不是。

“不，我俩不一样。”他开口了，“我不是说，你是学生，我是老师。这个我有经验。有时候，我能从我的一个团员那里学到在音乐学院作曲系没法学到的东西，有时候我能指点声乐系的教授们干点什么，比如告诉他们，他们一开始就错了，他们在干着埋葬工的活儿。我指的是天才，你不会告诉我你是天才吧？”

他拍了拍手心里的面包渣，从椅子上站起来，扶住椅子背，从桌上拿起两页套谱。看上去他腰疼，需要扶住一点什么。

“正式说明，我不是老师，是义工。”他面无表情地说，“我不在合唱团领一分钱的酬劳，如果不算每天免费喝掉的那几杯咖啡，还有免费使用的复印纸的话。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小心眼儿，可你是由政府资助来学校读书的，对吧？”

太厉害了。即使在费力地站起来的工夫，他说话的时候也始终看着我的眼睛，一眨不眨，而且一下都没有移开。他在运用换气法。

“那……”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阻止住我，不是用手势，而是用他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口气。“在你说话的时候，我会看着你，也许不情愿，但会耐心地听下去，不抢你的话，你也应该向我学习。耐心听完任何人的话对你没有什么坏

处。我说的是耐心，不是听话。现在我继续。”他朝手中的套谱看了一眼，再抬起目光看着我，“如果不介意，兰小柯同学，你能不能告诉我，因为你协助校工收拾校园里那些美丽和安静到其实完全不必要去收拾的落叶，学校每个月发给你多少助学津贴？”

漂亮的断杀，我出局。我服气。没有什么道理，出局就是道理。谁让我摊上了那样的家庭，那样了不起的父母和哥哥。我活该。

我当然没有告诉他，好心的人们每个月数给我多少张钞票。深圳不允许人们互相打听并且对外宣传自己的工资收入。再说，谁会把工资单里肮脏的内容告诉一个不拿老板一分钱义务打工的高尚的人呢？但班主任黄莺后来向我道歉了。

“你不能和每个老师都说同样无理的话。无厘头也不行。”黄莺老师生气地责备我，“你脑瓜灵活，念头的繁殖能力超强，这个谁都知道，但你总得把握自己，哪怕一次，别像山谷里的风，到处跌跌撞撞，花也拽，草也拔。左老师是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学校请他来，可不是让你当春儿糟蹋的。”

“谁去校长那儿告姐的刁状了？”我气急败坏地发飙说，“现在，还剩下谁他妈的没告了？”

我不该和黄莺老师顶嘴，尤其是在她面前说粗话。她就像亲姨妈一样爱我。我怀疑她前世欠了我什么，或者她才是我真正的妈妈。她希望我能变得足够小，缩回到她的子宫中去，再生我一次，这样我就不会出问题了。我敢保证，如果她把浪费在我身上的爱心收回去，用在她那个还在吃奶的孩子身上，她的宝贝肯定会胖成超级婴儿。

这些事情能怪谁，当然不能怪社会，怪不上。公平地说，我所在的社区和学校一点儿也不歧视我，它们就像传说中的诺亚方舟，是猫是狗都能站上一只脚去。我遇到的善良人比我想遇到的还要多。谁叫我生活在一个满是普世诉求和情怀的社会里？拯救弱者符合一个拼命向世界文明靠拢的社会的基本主张。但是，作为家里唯一正常的成员，我每天都在和生活对抗——不是和不正常的

生活对抗，而是和正常的生活对抗。这个社会要求人们生活得正常，而我的家庭不正常，我的家人不正常，我也没法让他们正常，除非杀掉他们，否则我就得作为家里唯一的正常人，用不正常对付正常，这样才能使我的家人在做不到的时候，不因为自己的不正常而愧疚和害怕了。

毫无疑问，我是一只还没有发育好的孔雀。你要认为我是别的什么也可以，但我就是这么认为自己的。我想让人们注意我，为我鼓掌，可我怎么都开不了屏。没法打开。打不开了。

三

兰大宝每天都要仔细检查他的眼镜。他没有读过一天书，根本没有资格近视，但他有一大盒各式各样的眼镜。它们都是平光的，或者是下掉了近视镜片的眼镜框。他喜欢戴眼镜，这是他唯一不会被人拿走或者损坏的东西。他戴着眼镜在家里有模有样地走动的时候，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像个令人尊敬的学者。我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他挺着胸脯从我面前走过去，在门口装模作样地巡视一阵，再挺着胸脯走回来。我想哭。

这几天，我没有去废旧物资收购公司为兰大宝讨眼镜。我很忙。我已经把废旧物资收购公司的人烦透了。我和他们吵过很多次架，把他们骂得够呛。他们目瞪口呆，完全丧失了对付我的愿望。再说，兰大宝的眼镜够多了，那些让我想哭的玩意儿够多了。再说，他又把屎拉在裤子上。

她在卧室里抹眼泪。我说的是我妈。我没法叫她妈妈，她一点妈妈的样子也没有。我觉得要是我叫她妈妈，她和我都会羞愧，我根本叫不出口。她不是为兰大宝的事抹眼泪，那对她来说不算什么。她是为自己，她又被用工单位辞掉了，她为这个自责。她总是被用工单位炒掉。她总是在自责，真让人受不了。

我替兰大宝洗干净身子，换下的尿裤子泡进盆子里，把他收拾好，腾出

手，去书包里取出这个月学校发的助学津贴，交给她。我说行了。她不行，继续抹眼泪。我说行了。她拉住我，口齿凌乱地述说她犯下的错误，眼泪弄湿了我的手。我说有用吗？这样的话你说了多少遍？下一次你什么时候被炒掉？

我甩开她的手，走进夹缝似的黑黢黢的厨房。我想我应该找点别的什么事情来做。她跟在我的身后进了厨房，喋喋不休。我不知道我俩谁是妈，谁是女儿。如果我再大几岁，比如我要是十八岁，我就当她的妈妈，一个单身妈妈，不要任何只会出现在戒毒所里的男人。我他妈真就做一次妈妈，看看做妈妈能把我怎么样？

“你为什么不数一数钱，再去床头柜抽屉里翻一翻，看看还有没有上个月剩下的零钱，加在一起，再数几遍。”我怂恿她，“也许这个星期他们会让你去戒毒所看他，如果他能够配合治疗的话。他当然能够。他比那些医生的资历还要老，有什么资格不配合？这样你就可以再犯一次错误，买些戒毒所不让带进去的东西给他了。”

“你要我买什么？”她惊慌地问，“我要买吗？”

“为什么不？K粉，大麻，摇头丸，冰，香港石，四号，随便什么都行。”我恶毒地说。

“我怎么带进去？他们会检查的。”她胆怯地说，“上一次，他让我给他带点联邦止咳露，我没敢，他很生气。”

靠，她为什么不带支手枪去？那样更刺激，我敢保证戒毒所里会热闹一阵子。还能怎么样？有这样的父母，我正常不了。

我撇下她，揭开锅盖。锅没洗，锅沿上有一圈肮脏的干涸米粒，能看出那是早上残留下的。我想完了，兰大宝中午吃什么？他不会又去社区门口的食品店，堂堂正正地从人家的柜台里拿薯条包，被人捧得满地乱爬，或者去城中村改造工地上给人当口淫角色，换半盒人们吃剩的盒饭了吧？

“晚上咱们吃什么？”她四下看，像在找什么。

“那得看我们有什么。你中午没给大宝做饭？”我能肯定，家里什么吃的

也没有。

“我忘了做饭。要不要问问大宝？”她朝厨房外看了看，有些拿不准。

“哪一次他答上过？你为什么又不给他做饭？你是不是觉得他营养过剩？”我接了水洗锅，没好气地说，“他要吃牛郎星，你摘得下来吗？他要吃麦当劳，你肯花那个钱吗？家里有多少钱你不是巴心巴肝地往戒毒所里送？兰大宝不是你的孩子，‘他’才是。”我认为她应该离开厨房，否则我没法转身，反正她会一切应该做的事情都忘掉，只是沉浸在无休无止的自责中。

“你能不能自己拿一回主意？你是当妈的，不是我。”

“你说得对，我是当妈的。今晚我给你们做饭。”她被我的话提醒了，探头往水池里看了看，又低头在脚下的一片水渍中寻找着什么，好像那里有两块一毛一斤的镀光糙米或者一块二毛以下打蔫的油麦菜。但显然没有。她花了很长时间来想这个问题，一脸困惑。然后她在逼仄的厨房里用力挤开我，去开碗柜。

我手里的锅被挤掉在水龙头上，这没什么，碗柜的门被她拽了下来。她说哎呀，不知所措地看手里拎着的半扇碗柜门。没等我接下她手中的那块破木头，她又叫了一声。

“钱呢？你刚才说钱，钱在哪儿？你交给我了？你没有偷偷拿回去吧？你买什么不该买的东西了？”

她慌里慌张地抓住我。她把我刚换上的干净衣裳抓出了几只手印，把我的胳膊都抓疼了。那半扇门砸在我的脚上。你可以想象事情有多么的糟糕。

晚饭还是我做。会出现奇迹吗？我找她要了几块钱。我挣的，交给她，她忘记了。我指点她找到它们，再要回来，这样，她这个家庭主妇的身份就能够得到确认了。她不大情愿地数了好几遍钱，找出几张脏兮兮的零头给我，好像钱是她挣的，我要拿去乱花似的。

我捏着几块钱，穿过乱糟糟的城中村，去菜场，顺道解决了一件棘手的事。

你知道城中村这种地方，这里的居民和我一样，也是外来户。这座城市的居民全是外来户，但要分你是无产者还是有产者。不管是哪一种，他们都有自己的麻烦。我也有。我是说，无产者兰小柯和她的家庭当然会有麻烦。

我闯进一栋肮脏的自建房，踢开半掩着的门，一股臭烘烘的臊味差点儿没把我冲倒。两个染了头发、脸色暗黑的年轻打工仔脱离纠缠，从床上跳起来，连忙提裤子。其中一个懵里懵懂地说，你来了？

我一句废话也没有，走过去，抓过电视机的插座线，从怀里摸出一把生锈的剁骨刀，用刀刃慢慢地锯电线，锯了十几下，电线断了。

“兰大宝跑掉了，要砍你们，姐没有理由。”我把断掉的半截电线头丢在肮脏的床上，它像一条困惑的蛇舒展开，“下次你们谁再敢把兰大宝往罐头屋里拖，不管他屁股脏没脏，姐会用这把水版张小泉生割下你们的头。听明白了？”

我是说，城中村有的地方，有一种被称作罐头屋的自建房，有时候它们每平方米住着三个人，这里的人们通常很孤独，暴菊有时候不算强奸，但如果被暴菊的是你的亲哥哥，那就不一样了。

我在厨房里做饭。我让兰大宝站在我身边，让他给我唱歌。我在菜场买了几个已经下市的土豆，为这个和卖土豆的小贩吵了一架。当然我没有饶过他，离开的时候多抓了一个土豆。我给兰大宝做他喜欢的土豆烧鸡架骨，上周买的一只鸡架骨，我们还能吃两次。

至于她，她最好坐在屋里别动，免得又做错了什么，那样我们就得再做错一些什么了。

不要一点点，我要非常多；

父母都爱我，作业都及格；

鼻头没粉刺，邻桌是大帅哥；

做错事情没人说，想去天堂能搭上车。

我写的歌。兰大宝唱得不错。他本来就不错，如果“他”和“她”怀他的时候小心一点的话。

“你没有夸奖我。”兰大宝不高兴。

“亲，别那么没出息。难道你不是天下最棒的靓仔？你敢怀疑你不是？不怕我不高兴？”我觉得我可以多放一些油。地沟油吃不死人。“下次不许再去罐头屋，谁夸你聪明你也别去。”

“你没有夸奖我。”兰大宝很犟。

“我真的不高兴了。我刚才对你说的话你记住了没有？现在让我来惩罚你这个垃圾宝贝。”

我放下油瓶，用沾满油垢的手捧住兰大宝像一只烤红薯的脸，狠狠地摇晃他，直到把他摇得晕头转向。

“天上会不会掉下一个人，那个人是我？”兰大宝受到鼓励，很兴奋。他摇晃了一下，努力保持住平衡，不肯放弃地继续问他的天才问题。

“等着，掉下来了我再告诉你。”锅烫了，我们都饿了。

“他们说，我是靓仔。那个人就是我。”兰大宝非常固执，他往我身边凑，希望我像妈妈一样搂住他。

“去把眼镜戴上，戴那只黑框的。我要下锅炒菜了，你必须戴上黑框，我才能把菜炒熟。”我把兰大宝从灶台边推开，我有的是办法对付天才，我才不会崩溃呢。

四

合唱团的小鸟们矜持地从指挥办公室门外鱼贯而过，我看到朱星儿向我投来同情的眼神，好像看着一只折翼的同伴。真让人受不了。

我站在指挥办公室里，左渐将站在我的对面。我知道，有些事情你想摆

脱，可就是不可能。难道人们就这么迫切地需要我这种命运的弱者来做他们衡量善意拥有量的天平吗？

你猜对了，歧视和流感病毒一样，如今有了进化后的变种。不是抛弃，是关怀。就是说，你要是不幸做了这个社会的底层人，你就中了头彩，任何时候都摆脱不了不恰当、让你不舒服，因此你决定不需要并且厌恶、但又怎么都甩不掉的关怀。

“我没打算百鸟齐鸣，我不做你的和弦基础，我不参加合唱团。”我毫不领情地看着他说。

“暂时你还参加不了。”左渐将一点儿也没有照顾我的面子，面无表情地说，“我说的是演出。我们先试试你在外声部能干点儿什么。也许我们能试着调整一下伴唱声部，替你在那里找个位置。也许行，但很难说，我尽量把期望值降到可以容忍的程度。”

“我现在可以回教室了吗？我的作业还没交。”我不想在装腔作势的合唱团指挥办公室里继续接受污辱。我打算离开这里，如果他不在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拽着我的小辫把我拖回来的话。

“记住，别抢着发声，先训练你的内心听觉。”他好像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皱着眉头，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什么地方，沿着自己的思路说，然后转回头来。“我们今天学习新的八小节，结束的时候会复习上周教的内容。注意你身边人的嘴型，注意她们对发声器官的使用，注意她们对调式的把握。如果胆子不够大——这好像不是你——头一个星期，你用耳朵。你可以试试闭上眼睛，仔细听。”

我笑了一下，我想到了周星驰。百合合唱团是女子合唱团，团员全是女生，没有帅哥，我不会闭上眼睛。但他没笑，根本不管我在想什么。

“我们练习的这个曲子是一个非洲音乐家写的，他和那些角马、猎豹、大象一样，从没走出过肯尼亚草原。”他又转过头去朝窗外看了一眼，我也朝那里看了一眼。那里什么也没有。

“试试你能不能听见它们。”他收回视线，犹豫了一下，“闭上你的眼睛，让心慢下来，注意听，”他停了一会儿说，“再听，”他说，“继续听。在你全部放松，感觉不到身体存在的时候，慢慢启开你的嘴，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瞪大了眼睛，该死的。我觉得左胸的某个地方像是被什么击中了，咯噔了一下。我盯着他，他却转过身去，走回到桌边去拿起振动着的手机。这个不要脸的俗人。

朱星儿为我的加盟欣喜若狂，她在我走进练声房别人没留意的时候伸过手，偷偷捏了我一下。合唱团的小鸟们在鼓掌。我快速地看了一下左渐将。

“她们在欢迎新成员。”他看着我，用平静的口气说。然后他转过身去，走到练声房的中央。那里有一把孤独的掉了漆皮的破椅子。

“你们都知道了，这是一支风格化的曲子，一首来自非洲大草原的歌曲。没有人比非洲人更知道大自然的神秘力量。”他扶着椅子的靠背，显得弱不禁风，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角，掩饰住两声轻咳，手揣回裤兜里。“你们会发现，在使用自己的声音时，它会发生奇妙的变化，几个声部互为照应，整首歌会产生无限关联。”他有一张过于冷静的灰暗的脸，但他的手势却是夸饰的。

“我要你们注意象声词，动物警觉的声音、植物生长的声音、阳光穿过溪流的声音、雨水和风声。我要你们记住一个词，挣扎。设想一下，歌唱的不是你，是你的心脏。”他根本没有什么心脏，他在向他的团员们撒娇。“在开始练习之前顺便说一句，今天没有巧克力。这个月花销太大，我的赞助人已经生气了，她威胁要断掉我的干粮，也就是香烟。你们知道，这是我唯一保留的坏习惯。”他真的在撒娇，他甚至因此向他的小鸟们眨了眨他有些虚肿的单眼皮。

“所以，练习完了以后，请你们心无旁骛地离开，别用你们埋怨的眼光看着我，那样我会受不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

小鸟们开心地笑了。练声房里荡漾过一阵风。肯尼亚大草原的味道扑面而来。我像一头走错了家门的傻兔子，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他就像一个巫